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靜聽人間煙火聲

蔣道龍

黃昏時，蟬聲依舊正濃，好像沒有歇下來的意思。母親從井裡提上來半桶水，潑在門前的水泥地面上，「滋啦」一聲，水汽騰起來，蟬彷彿受到驚嚇，停了一會，隨即又繼續唱它們的。

蟬從一大早便開始叫，叫到日頭偏西也不肯歇。可你若細聽，便知道它們也是有節奏的——正午時分叫得最凶，彷彿要把太陽從天上拽下來；到了傍晚，聲音便軟了些，但拉得老長老長，像一根扯不斷的絲線，悠悠地纏在每一片樹葉上。

我坐在老屋門口竹椅上，閉著眼，竟從這聒噪裡聽出幾分安詳來。

隔壁二大爺搖著蒲扇走過來，在我旁邊的石墩上坐下，扇子呼嗒呼嗒地響，像是給蟬聲打著拍節。他也不說話，就那麼坐著，望著遠處漸漸暗下去的天。

天色很快就暗下來。蟬聲也逐漸變弱，像潮水，慢慢地、慢慢地退向遠處的樹梢。

此刻，蛙聲閃亮登場。起初是試探性的一聲兩聲，像是輕輕叩門；繼而便熱鬧起來，咕呱咕呱，此起彼伏，把剛剛安靜下來的夜又攪活了。

這蛙聲與蟬聲不同，蟬聲是在樹上，往上揚的；蛙聲是在田里，是往下沉的，貼著水面走，濕漉漉的，帶著水草

的腥氣。我不由想起小時候跟堂哥去田里捉泥鰍，空曠的田野，也是這般喧鬧。

那時候我們嫌蛙聲吵，用石子往水裡扔，青蛙撲通撲通跳進水裡，安靜片刻，又在另一個地方叫起來。如今想來，倒是我們打擾了它們。

夜色漸濃。蛙聲開始稀落下去，好像是累了。這時候，星光便顯得格外分明。城裡是看不見這樣的星星——它們被燈火蓋住了，被樓宇擋住了。可在鄉下，星星是鋪天蓋地來的，密密麻麻，像渣面似得。我仰起頭，忽然覺得那些星星也是有聲音的。不是耳朵聽見的，是心裡聽見的——像極細的銀針落在綢緞上，又像極輕的歎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飄過來。

小時候聽外婆說，每一顆星星都是一個人，地上少一個人，天上就多一顆星。那時我不信，如今卻有些信了。二大爺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走了，竹椅空著。母親在屋裡收拾碗筷，叮叮噹噹的響，那聲音混著野外幾聲蛙聲，竟有一種說不出的妥帖。

蟬鳴、蛙聲、星光，它們各唱各的，卻又合在一起，像一首沒有指揮棒的交響樂。而我坐在這中間，忽然明白了一件事：這些聲音其實一直都在，只是城裡太噪，聽不見而已。或者說，是我的心太吵，聽不見罷了。

夜深了。我起身回屋，身後的蛙聲又響了幾次，像是在與我道別。推門的瞬間，我回頭望了一眼——滿天的星斗靜靜地懸著，不說話。可我知道，它們一直在聽。聽蟬，聽蛙，聽一個鄉下人坐在門檻上，把日子一天一天地聽過去。

後安風物記

陳楊

後安這地方，風光倒是平常。沒有奇峰突起，也沒有碧波萬頃。只是一片淡淡的椰風，吹著吹著，便把人的骨頭都吹得酥軟了。

我來時，正是清晨。街巷裡，行人不多，腳步都緩緩的，透著一股子清閒。我揀了家路邊小店坐下，店不大，幾張木桌，幾條長凳，灶台就在門口支著，熱氣騰騰的。為的是那一碗遠近聞名的後安粉。這粉，聽說宋代便有了，那時候叫「後蛋粉」，後來才改了名，取個「安定」的意頭，就這麼叫了幾百年。一碗粉，能安安穩穩地傳上幾百年，這本身就是個了不起的能耐。世間多少熱鬧的營生，熱鬧了一陣子，也就散了，唯有這樣不起眼的東西，倒是一代一代地傳了下來。

粉端上來，湯是豬骨熬的，清亮亮的，瞧著沒什麼特別，卻有一股子醇厚的香味。先夾一筷子米粉，綿柔爽滑，帶著一股子米香，在舌尖上一抵，便化開了。瘦肉極嫩，切成薄片，在滾湯裡一瀾就熟，鮮得很。粉腸呢，又有嚼勁，咬下去，越嚼越有滋味。最絕的是那口湯，我舀了一勺送進嘴裡，霍，一股子鮮辣，直通天靈蓋，胡椒的勁兒全化在湯裡了，不噏人，只把滿嘴的鮮味都勾了出來，熱乎乎地順著喉嚨滑下去，整個人都舒坦了。所謂「粉嫩、湯鮮、料香、味美」，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我慢慢吃著，看店外的人來人往，心裡竟生出一種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沒有都市的匆忙和噪雜，吃一碗粉，也能吃出一種安定來。吃罷早餐，便在鎮裡閒逛。後安的刀是出名的，兩百年的手藝了。淬火的功夫好，刀便鋒利耐用，價錢卻不貴。鐵匠鋪子裡的牆上，掛滿了菜刀、鉤刀、剪刀。我站了一會兒，那鐵匠也不理我，只管打他的鐵。這聲音裡，藏著人間最樸素的煙火氣，是千百個平淡日子堆疊起來的聲音。生活大約就是這樣，一錘一錘，慢工出細活。可這慢裡，有一種踏實，是那些快節奏的日子所沒有的。

又去了後安灣。那裡的水是真好，清透透的，一眼能望到底。陽光照下來，水面漾著一片溫潤的藍綠色，乾淨得教人心裡也跟著明澈起來。灣不大，四周是些矮矮的山坡，長滿了灌木，綠汪汪的，倒映在水裡，水就更綠了。水裡游著鱷魚，悠閒得很，三三兩兩的，一會兒浮上來吐個泡，一會兒又沉下去，不見了蹤影。聽人說，這鱷魚，元明時期就已是著名的水產了。我站在岸邊看了許久，不知怎的，心裡的煩悶，仿佛也被這流水一點一點地帶走了，剩下的，只是一片通透與坦然。

我與後安的相逢，不過短短一日。它沒有什麼驚心動魄的景致，有的只是尋常的煙火，尋常的寧靜。後安的人們，便在這尋常裡，過著最尋常也最安然的歲月。他們大概不知道，這樣的尋常，在別人眼裡，是怎樣一種奢侈。

而我這個過客，于這片清靜裡，那根繃得緊緊的弦，不知怎的，便鬆了下來。心裡是從未有過的安穩與從容。

永不停機的牽掛

蔣麗英

暮靄輕垂，晚風悠然。傍晚散步，我特意拐上了一條僻靜的鄉路。這條路少有人來，靜得近乎溫柔。四下無人，唯有細碎蟲鳴此起彼伏，纏繞著晚風緩緩流淌。

我沉浸在這獨屬於鄉野的靜謐裡，心緒安然。忽有一串犬吠破空而來，突兀又清亮，驚得我倏然回神。

山邊有戶人家，大樹把門臉遮了大半，屋周竹林又厚，房子幾乎是藏起來的。

正要走過去，大伯從屋裡出來了，看見我就熱情地招呼，轉身又進屋拿了部手機出來：「侄媳婦，麻煩你幫我看看，打不出也接不了。」

我隨口問：「是不是沒話費了。」他說：「不會，昨天剛交了一百。」我接過手機，簡單查看後發現，只是手機卡脫落鬆動。將卡裝好、復位，重啟。

屏幕亮起來的那一刻，通話記錄裡赫然寫著兩個字——「兒子」。

我愣了一下，明明記得，兩年前村裡人人皆知，大伯的兒子早已意外離世。斯人已逝，怎麼會留存著專屬的通話聯繫人？我攥著手機，一時沒回過神。

大伯敏銳捕捉到我的驚恐與詫異，瞬間讀懂了我的心思。他沒有絲毫慌亂，只是轉身給我倒了一杯溫熱的開水，沙啞的嗓音緩緩開口安撫我：「孩子，別怕。我就是太想兒子了，沒事的時候，就撥通這個號碼。哪怕永遠沒人接聽，也沒事。這個號碼的話費，我從來沒斷過，就是捨不得徹底斷了和他的牽連。」

抬眼望向老人，深陷的眼窩裡，淚光卻亮得驚人，藏著無人知曉的思念與孤獨。手中溫熱的茶水氤氳著水汽，我卻瞬間鼻尖發酸，心頭湧上一陣難以言說的酸楚，久久無法平復。

聽村裡人說起他的過往——一生下來母親難產沒了，娶了媳婦沒幾年媳

婦走了，前幾年兒子也沒了。如今一個人守著一幢大房子，孫子在外地上高中，一年回不來幾趟。村裡人嘴碎，說他「克親」，這話聽著刺耳，可偏偏就成了旁人嘴裡對他的全部定義。

但真接觸過的人才知道，他有多勤快。種田、種地、打零工，幾乎沒有歇的時候。家裡收得乾乾淨淨，流浪貓狗收了一堆，餵得飽飽的。馬路中間埋水管的槽壞了，是他默默用水泥補上的；路邊雜草瘋長，是他扛著鐮刀一趟趟去砍的。這些事沒人誇他，他自己也從來不說。

臨走前我看了眼他家門口那兩棵大樹，隨口說了句：「叔，把這倆樹砍了吧，屋裡能亮堂些。」

他連連擺手，語氣特別篤定：「砍不得，這倆樹啊，是我兒子剛出生那年栽的。」

我笑了笑，沒再說什麼。歸途晚風依舊輕柔，蟲鳴依舊低吟，我心裡卻沉甸甸的。

原來世間最深的思念從不用聲張，藏在常年續繳的手機號裡，藏在兩棵不肯砍伐的老樹間。那些旁人看不懂的執念，不過是一位孤苦老人，抓著僅存的念想，默默守著和親人有關的所有痕跡，歲歲年年。



中國文博經濟持續升溫

新華社上海8月5日電 今年暑期，中國多地博物館人潮湧動，文博經濟持續升溫。

正于上海博物館舉行的「世界樹之巔：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匯聚來自墨西哥、秘魯等國的近3000件珍貴文物，全景式呈現奧爾梅克、瑪雅等美洲大陸上的古代文明，帶領觀眾縱覽從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紀的美洲大陸文明。自7月開展後，這一展覽迅速出圈，「為一場展奔赴一座城」成為新風尚。

36歲的遊客王書靈專程乘坐高鐵從江蘇來上海，白日品讀美洲古文物，入夜參與聯動綜藝打造的「花少博物館奇妙夜」活動，連續兩日深度觀展。離館之際，她在展廳中巨型世界樹下，寫下了滿滿五頁觀展筆記。「普通人很難遠赴拉美實地探訪古文明，上博把完整美洲文明呈現在眼前，能沉浸式品讀千年異域文脈，這樣的機會格外珍貴。」她說。

12歲的尚正芃被神秘美洲文明深深吸引，專門和父親一起來看展。巨型世界樹裝飾、奧爾梅克石雕等文物給他帶來強烈視覺衝擊，「彷彿穿越時空見證美洲先民創造文明的歷程，我希望今後能直接前往墨西哥探訪古文明遺址。」他說。

不止于觀展，觀眾們還能借助科技「穿越」前往美洲——「瑪雅大冒險：VR新探索」、「飛躍馬丘比丘：雲端印加之旅」等沉浸式體驗項目深受觀眾歡迎。北京坤遠文博展覽有限公司設計總監馮帆觀察到，中國觀眾已不能滿足于簡單的「看」和「買」，他們期待收穫更深層次的文化體驗。

據上海博物館統計，大展自7月9日面向公眾開放以來，已接待10多萬人次觀眾，其中不少遊客專程從外地甚至國外前來。圍繞美洲古代文物開發的文創商品，總營收已突破千萬元。

同程旅行與知乎聯合發佈的《2026博物館旅行消費趨勢報告》指出，中國人參觀博物館的核心訴求，已從「打卡式」的淺層瀏覽，變為追求深度理解、知識獲取與情感共鳴的「沉浸式」文化體驗。

2026年開年以來，同程旅行平台上，全國含講解的文博產品訂單預訂熱度增長超過六成。

「當前，文化消費升級存在四重清晰轉變：遊客從走馬觀花打卡轉向深度研學；他們願意為優質文化內容投入時間、出行成本，熱門場次一票難求；他們還主動探索域外文明，在文明對比中拓寬全球視野；博物館則推出夜遊、跨界合作、數字巡展等多元沉浸式體驗。」湘潭大學社會學副教授林明華說，這股熱潮既彰顯民眾的文化自信，也推動了文旅深度融合。

同處上海的上海美術館（中華藝術宮）內，馬王堆國寶藝術大展正在舉行，吸引觀眾與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漢代「相約」。

馬王堆國寶藝術大展是馬王堆考古發掘50餘年以來，在湖南省外展出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精品大展，集中展示T型帛書、油彩雙層長方形漆妝奩等數百件珍品。展覽每天接待數千名觀眾，既有國內親子研學以及銀髮群體，也有許多外國遊客。

林朝陽捐 菲律賓中國商會 描東岸省分會福利金

菲律濱中國商會描東岸省分會訊：本會副會長林朝陽先生令尊林久振老先生，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七月十四日仙逝香港瑪嘉烈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三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林副會長朝陽先生秉承先人庭訓，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不忘公益，特捐菲幣五萬元充作本分會福利金之用途。似此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籍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陳博雄逝世

旅菲深滬同鄉會總會訊：本會外交主任陳博雄宗長，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一日辭世，享年五十五齡，英年早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聖國殯儀館 101 號，擇訂於八月七日上午十時舉行出殯儀式，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深感惋惜，經已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陳博雄逝世

菲律濱深滬頹川陳氏宗親總會訊：本會審計主任博雄宗長，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一日辭世，享年五十五齡，英年早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聖國殯儀館 101 號，擇訂於八月七日上午十時舉行出殯儀式，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深感惋惜，經已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陳博雄逝世

旅菲深滬後山同鄉會訊：本會副監事長陳博雄鄉賢，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一日辭世，享年五十五齡，英年早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聖國殯儀館 101 號，擇訂於八月七日上午十時舉行出殯儀式，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深感惋惜，經已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陳鵬強喪偶

仙範菲華商會訊：本會榮譽理事長陳鵬強尊夫人，陳府高夫人譚羅莉，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一日晚九時四十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 (Cardinal Santos Medical Center)，享壽七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2- HELENIUM) 靈堂。擇訂八月九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訂於八月八日（星期六）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致奠禮。凡本會職會員，屆時敬希撥冗出席，以表哀悼，而盡會誼。

陳鵬強尊夫人逝世

菲律賓萬達盧央市菲華商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陳鵬強先生令德配陳府高羅莉老伯母，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八月一日晚九時四十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cardinal santos medical center),享壽七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2-HELENIUM)靈堂，擇訂八月九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問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訂於八月六日(星期四)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追思儀式。

凡本會職會員，屆時敬希撥冗出席，以表哀悼，而盡會誼。獻花祭禮。以表哀思，而盡蘭誼。

蔡廖美琪逝世

菲律濱青陽衍派蔡氏宗親總會訊：曾經服務華校四十九年的華文老教師蔡廖美琪（晉江東石）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三日子時（23時24分）在醫院的洗腎病床上無奈何地閉上雙眼，享壽八十又六高齡，乘鶴西去，駕返瑤池，並將於近日茶毗於華僑義山福安堂，從而結束其光輝而又悲涼的一生。

為了圓滿蔡廖美琪宗嫂的人生最後一程，本會熱心宗長及社會各界善心人士大髮慈悲悲願，幫忙籌集善款；並將善款交由華教中心統一安排支配，以便把每一份愛心的善款都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及協助蔡大輝老師今后的生活和治療費用，每一份善舉的輸出都是功德無量！

蔡廖美琪宗嫂及女兒蔡大輝老師都是傳播中華文化的華校老師，蔡大輝老師十幾年前也因腎病嚴重而只能暫時告別已經工作三十二年的僑中學院的講台，一邊洗腎治療，一邊照顧老母親，孤女寡母，互勉抗病，極其淒涼，但母女兩人終極一生的傳播中華文化的品德及相互扶持的抗擊病魔的精神卻令人尊敬與感慨。

蔡廖美琪逝世

菲律濱培元中學校友會訊：母校退休教師蔡廖美琪老師，故蔡光濤令德配，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八月二日晚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七高齡，慈惠常留，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5-ANGELICA）靈堂，擇訂八月八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節哀順變。

訃告

陳博雄 (深滬後山) 逝世於八月一日 現設靈於聖國殯儀館 101 號靈堂 (Sanctuary 101-Fleur. De Lis) 擇訂於八月七日上午十時舉行出殯	施金榮 (晉江華海) 逝世於八月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302室靈堂 出殯於八月七日下午四時
蘇維德 (晉江市蘇厝峙) 逝世於八月二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y 310 - PRIMROSE)靈堂 出殯於八月九日上午十一時	陳高羅莉 (晉江金井溜江村) 逝世於八月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 CTUARIUM 312-HELENIUM) 靈堂 出殯於八月九日上午十一時